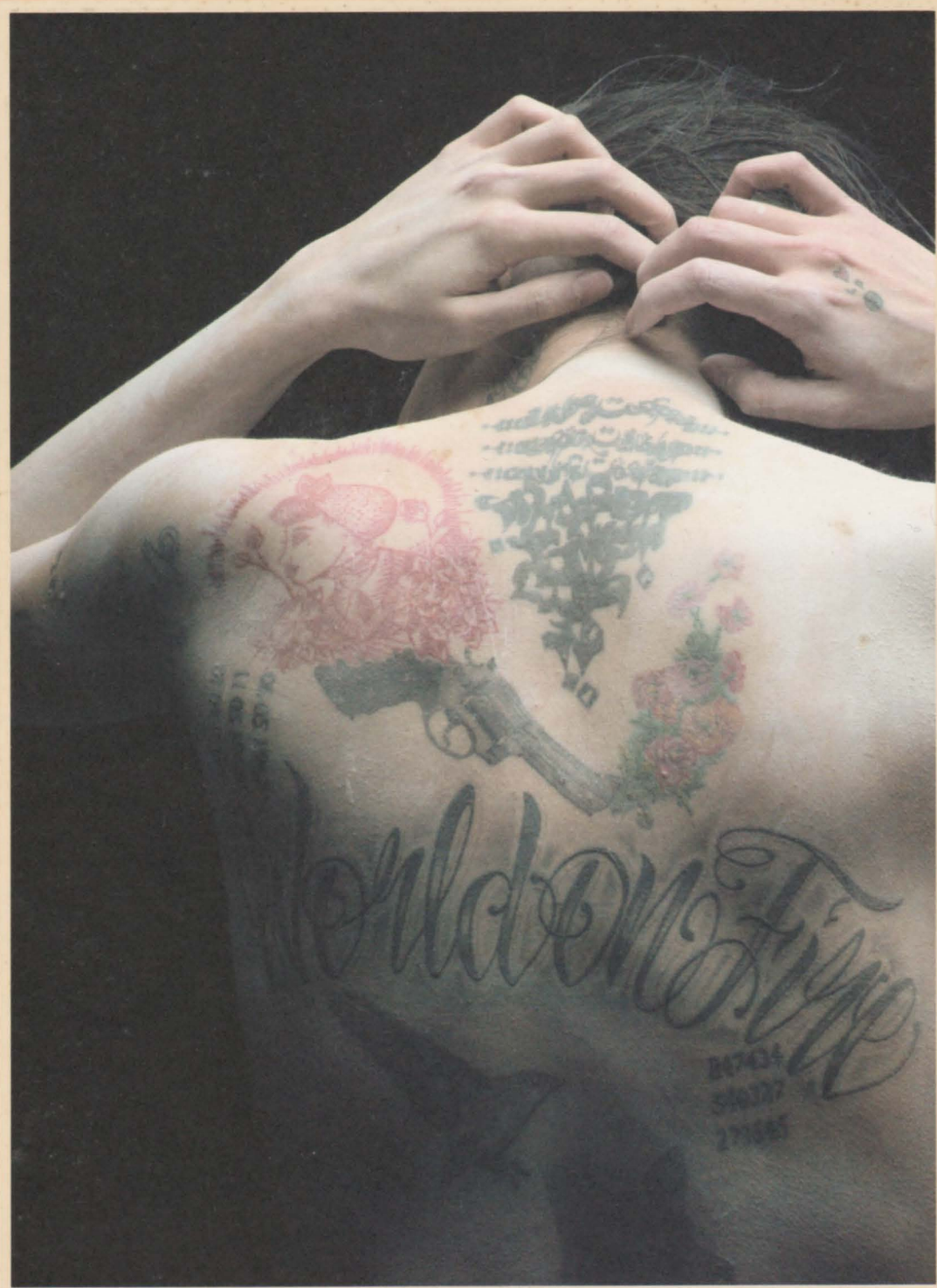


what.

自主身體
以生命的獨特性
活出自己想要的身體



issue 1



the planet

Concept & Photography : Susie Au 雪兒

Text : Rainbow Fong

Model : Tina Hui

Make up : Yoia @www.yolahung.com

Hair : Hilary Ho

自由是什麼？

無以無憂，無以無天的城市。

我的最愛是——綠草。



I see you and you ?

我看見了你。

夢見未來。



listen... shh...

我聽到了！
我聽到你的一切 和你聽到的一切。

11



You are in me. I am watching.

凝視・再凝視・
因為看不見，才能真思慮。



Touch

你不知道我是教我走步，
只知這舞伴最舒服。





You are in me.

這邊有點擠，讓一下，
我也想要一個無風中的日光浴。



Life in a bottle.

Life in a bottle.

女人為那十個月的時空幻旅程，
保身離出發，
由始感到陌生到熟悉，重新認識自己。

Chapter 1
日常

身體日常
第一次
身體與靈魂的觸碰

饒雙宜
Ahy Choi
曾繁光

052 038 020

Chapter 2
展現

男人與內褲
女人與襪褲
和衣服的秘密關係
詹瑞文：身體的可能性
何式凝：身體的可行性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肉身搜記

健吾
Karen Tsang
Joanne Cheung
Nico Tang
黃細
Sunnie Chan
Thomas Ng

086 082 078 074 072 066 060

Chapter 3
美學

身體美學
陳威廉
Emma
高志樞
Josephine

Wing Shya

蘇永通
Mono
盧勁馳

122 120 118 116 114 112 110 098

094

056

016

Cover Credit

Concept & Photo : Wing Shya

Make-up : Karen Yiu

Model : Emma Chan

Cooperation : Shya-la-la Workshop

靈慾

Chapter 1

跨性別的藍寶石公主——梁詠恩
師奶的情慾趣味——索靚瘦
開發身體栽植慾望——姐姐仔
盡情盡性盡興——周耀輝

Nico Tang
饒雙宜
阿離
Nico & Samwai

152 144 136 128

代謝

Special Chapter

肉身代謝
毛 齒 血 皮 糞 甲 汗

Martin Cheung
夏芝然
韓麗珠
劉美兒
袁兆昌
何禹旂
可洛
李智良

160

自然

Chapter 2

肉身自然
西方人體觀
中國道家養生論
印度的能量系統
身體在生活裡修行

Rraay Lai
饒雙宜
Nico Tang
饒雙宜
Adele Leung

182 180 178 166 184

162

124

「與生俱來的身體，它不只伴隨著我們共同成長，也同時記錄和見證著生命。所以，我們的身體，記憶著快樂與憂傷，記憶著尊敬與屈辱；記憶著青春，也記憶著衰老。在我們的身體裡，修行著愛與恨，喜悅與哀愁，渴望與幻滅；身體在生與死之間修行。」

如果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來製造人，那麼我們與生俱來的這副肉身，應當是完美無瑕的。但事實並非如此。每一副肉身出生於這個世上之後，都變得 imperfect。

本來是完美的，當我們還在母體之內。

從一灘羊水包裹著的胚胎開始，肉身由內到外逐漸形成，由心肝脾肺腎骨骼神經腦袋，到眼耳鼻手腳四肢，再長出皮膚頭髮眼睫毛。從這一刻開始，我們便已經可以透過身體，聆聽到母親的呼吸，感覺到母親的心跳，手和腳準備好隨時伸展。腦袋還未開啟記憶功能之前，我們的身體已經懂得感應。早在十月懷胎時，生命和身體便已自然地孕育而成，整個過程幾近神聖。

可是，當我們離開子宮，剪斷臍帶以後，肉身便不再完美。肉身的 imperfect，不是在於天生是否健全或是殘疾，也不在於基因決定將來的高矮肥瘦美或醜，而是在於我們身上從此多了一道名叫肚臍的疤痕。它絕對性的存在，彷彿證明了我們只能作為人而不是神。這一道疤痕，代表了我們與母體的永恆分離，也代表了個體與個體之間的無可避免的疏離感和孤獨性。從這一道疤痕開始，肉身第一次面對世界，同時也是第一次與最親近的另一個肉身告別。自此，每一個人帶著這麼一個 imperfect 的肉身，正式開始自己的人生。

想起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在《會飲篇》裡，他的朋友阿里斯托芬講過的一個故事，他說人類本來長著四條腿、四隻胳膊以及一個有著兩張臉的頭顱，但因為眾神之神宙斯害怕人類的力量，便用雷電把人劈分成兩半，迫使他們需要窮盡生命來尋找自己的另一半。我會覺得這個故事其實很像分娩。當我們的身體在出生以後，便與母體一分為二。我們之所以要去尋找另一半，便是透過各種情愛關係，得到親密感，被愛所包裹著，彷彿回歸母體，在子宮內的舒服狀態。

我想說的是，正因為肉身天生存在著 imperfect (被劈開了一半)，所以我們才特別渴望能夠在生命當中體會到美，以使自己達到圓滿。而這一個尋找美的過程，必須先從肉身開始——無論是自己的身體，或是其他人的身體。因為作為生命的載體，我們每一天的靈與慾，都需要利用肉身來展現。此生此身，身生不息。所以，如何看待自己的身體，便等同於如何看待自己的生命。身體的美學，也是生命的美學。甚至乎，身體美學更為優先。因為只有照顧好這個肉身後，我們的心靈才可以得到依據。

然而，一直以來我們的社會只著重知識的教育，卻非常缺乏身體的教育。主流的價值更會要求我們壓抑身體，否定本能。繁忙的都市生活，再進一步勞役著身體，使它淪為用來達到目的的工具。漸漸地，我們無法與自己的身體對話，沒有時間聆聽它的需要，也不再感覺到它的存在。當身體與靈魂的距離愈來愈遠，它只能成為一個潛水鐘，把內裡屬於我們的靈魂也一同沉進靜默的深海裡去。

所以這一期《what》，我們以「自主身體」為題，便是希望能夠提供一種角度或者想像，啟發大家去重新審視自己的肉身皮囊。其實身體裡，隱含著很多生命中最本質的東西，一點一滴地等待被釋放，只要我們願意去探索去尋找去回望，便會發現一個更加真實的自己，便會發現生命裡頭原來有著很多的可能性。肉身不只是靈魂寄居的場所，它本身就有能力讓我們的生命化成蝴蝶，在這個世界自由自在地展翅翱翔。

正如台灣美學人蔣勳老師所說：「當身體裡有一種嚮往，身體就可以形成一種美。因為每個人按照自己想要的樣子去完成自己，那就是美，完全不必有相對性。每個人都能發現自己存在的特殊性。正如在大自然中，從來不會有一朵花去模仿另一朵花；每一朵花對自己存在的狀態非常有自信。」

跨越性別的藍寶石公主

梁詠恩

Text: Nico Tang Photo: 鍾偉杰





記得在手塚治虫的漫畫裡，藍寶石王子天生就是男心女身，性別的錯配來自丘的惡作劇，幸好故事最後愛神也能修補這一個錯誤，王子的靈魂終於變回公主，有個大團圓的結局。然而，在現實當中，這種怎麼天生不是男人或女人的例子其實多不勝數。上天似乎很喜歡開這一種玩笑，但卻從沒有打算收拾殘局。要做到忘記他是她是他，變相成為了大家的修行。Joanne（梁詠恩）

也是一例，不過她的故事更為複雜。天生男身女心，喜歡的卻是女人，再加上基督教的信仰，她面對的是三重錯配，讓她在變性之前經歷了半生傷害。可是，Joanne 沒有責怪神，她心裡一直相信，神是要在她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約翰福音9:2-3）。

壓抑帶來巨大的傷害

Joanne 今年五十二歲，眼前的她一身男裝打扮，卻不掩女性的嬌媚。她總是一臉笑容，說話斯斯文文，很難想像五年前這個她竟是那個他。Joanne 形容自己在做變性手術之前，其實有很多壓制，因為從小到大，她都不喜歡那個男性的身體，卻又不斷要逼自己嘗試去做男人。夾在這個矛盾裡，足足苦了四十多年。

「一直以來我也沒有一個關鍵的時刻令到自己知道應該要怎麼去做。我是由細到大，慢慢發現自己有這種需要和掙扎。一開始的時候，我只是對女性的內衣褲呀、裙呀、各種裝扮呀，感到興趣。我最記得細個時，曾經偷偷地穿媽咪的鞋。但小朋友穿媽咪的鞋並不代表有問題，因為大多數都是出於對性別的好奇和探討，也因為覺得好玩。但我與其他不同，我是躲起來做的。躲在床

下底，偷偷地穿。當時是怎麼的心態我忘記了，但我估計我是知道這件事不可以讓其他人知道，會覺得羞恥。又例如，家人要洗的衣服會放在一個盆內，我每一天都會去偷看裡面的內衣褲，但每次都很怕很怕，怕被人發現。或者就是這樣，形成我日後比較懦弱、比較憂慮的性格。」

大概自六、七歲起，Joanne 開始對女性有想像，那是種想擁有女性的身體的想像。她經常會抱著自己的膝蓋，再用一件T恤包裹著，想像膝蓋是乳房，又討厭自己的下體，會用大腿夾著藏起來，讓自己看上去像一個女孩。這些行為舉動，對於當時的Joanne 來說，等同變態，完全接受不了。「現在回想起來，我其實是在拒絕自己的外貌，拒絕我自己的身體，拒絕自己的身份等等。因為我拒絕，也認為自己是變態，所以我不斷要求自己不要做，但事實上，每天都忍不住要做。」直至從理工學院畢業，她再去探討自己在性方面有什麼需要，拍拖的對象究竟是男是女。然而自己知道得愈多，拒絕得更多。「我第一次出櫃，買了一套女裝給自己穿。」

於是她開始強逼自己，盡一切辦法努力去令自己男性化一點。「那時候我的興趣發展都盡量偏向男性化，避開任何女性的玩意。跟著就找一些心目中理想的男形象去模仿，電影裡的湯告魯斯就是我其中的一個仿效目標。模仿到一個地步連自己都信以為真。沒有多久我也開始追求女性，彈結他、影相、開車，我都有做過。這些年來，Joanne 一共跟四位女性發展過。在這些情愛關係當中，

她知道自己是喜歡女性的，同時也使她自己更想成為女性。「我無法擺脫自己，每當一段關係穩定下來，想當女性的心態就不其然會萌生，大抵是我從女朋友身上看到了自己所渴求的身份。而且我並不享受插入式的性行為，多是體外的。但我記得有一次很特別，我跟女朋友發生性行為時，我射不到，然後我就嘗試幻想自己是一個女人，結果就OK了。所以，自己在性方面的需要也很矛盾。一方面有男性的性需要，但同時我又不享受男與女的性愛。」

最後一段關係結束於一九九九年，往後的十多年 Joanne 都沒有再跟其他人拍拖，就是怕自己會落入一個兩難的局面，也怕又再傷害了別人的感情。不去想愛情，但連友情都很難得到，因為男性的身體對於 Joanne 來說，原來很難單純地跟女性發生友情，不是覺得她有意圖，就是最後愛上了她。「我有過一位女性朋友，我曾經向她 come out，當時她表示接納，但有一次，她勾起了我一些傷害，我就不斷罵她，再趕走了她。因為她在逼我當一個男人，我覺得很難受。一直以來，我都以為她是接受我的，會幫助我的。但原來是她鍾意我，想接近我，才裝作接受了我。那次我幾乎崩潰了，甚至想過死。」

變性讓身心得以合一

「風吹過無聲大地 呼喚著嘆息難耐
在伶仃的曠野裡 發出隱隱的哀嚎悲鳴
灼熱無情的沙暴 打在憂傷難過的裂縫中
隱約幽咽在地的深處

酷虐……何堪……

日與夜之間 是毫無氣息的顛沛

生和死之別 乃全然放任地流離

苦不得夢殆沉眠 坦然安歇

倒不如魂斷曲終 樂得脫解

活著意義何在

死去毫不足惜

無聲……絕息……」

這是 Joanne 回望前生創作出來的詩《無聲大地》的前半首。從詩裡可以感受到她在變性之前的痛苦、寂寞和無奈。由身體帶來的這一切負面情感，她只能一直默默承受著，幸好，後來有互聯網的出現，令到 Joanne 能在雲上找到同類。這使她意識到自己不能夠再壓抑和拒絕接納自我，並終於萌生出變性的念頭。「在做手術之前，我其實考慮了很多。我認為變性了之後，便不會再有愛情，不會與人發展到一生一世的關係，會孤獨終老，很難找工作等等。心情愈來愈緊張複雜，擔心很多必要與不必要的事情。然後，我開始食賀爾蒙。這啟發了我很多。我一直也很擔心，自己有這麼強烈的性需要，在手術之後能不能適應。你可以想像，一個男人，你每天都需要的東西，然後突然間一睡醒就沒有了，那怎麼辦呢？但在用賀爾蒙的幾個月裡，我完全沒有性需要，也感到OK，而我是OK的，於是我的情緒反而平伏了。」

「以前我會很煩躁很焦慮。當沒有了性需要之後，也有想過，會不會也沒有了愛呢？但發覺自己仍然會去愛呀。那麼我便知道，我應該接受到這個手術。雖然做了手術之後，我便不能「很正式」地以一個男性的身份去跟女性交往，也擔心沒有女性會喜歡我，可是如果我留著男性的身體，去追女仔，甚至結了婚，但之後的每天，我都要繼續從前的生活，我能不能承受呢？我覺得不可能。相反，做了手術，我起碼能夠得到自己想要的的生活，而且也知道自己在性方面是處理得到，所以便決定搏一搏。」當然，手術順利完成後，Joanne 只有見到更多美好。「手術之後，我便知道，原來還有很多可能性，只在於自己如何去爭取。我以前的思想比較負面，其實也很難不負面。所以，我做了手術後最大的得著，不是身體的改變，不是身份的認同，而是得到了一種正面的思考。當然這是因為手術之後，我少了要去面對以前要面對的困難，我是在得到了身份政治上的優勢之後，才變成正面，但我相信這是相輔相成的。而現在，我希望可以將這一種正面的思考方法，傳遞給不會做手術，或不做手術的跨性別朋友。」（無聲大地）的下半首，便是她對未來的期許：

「是的……」

我曾在這樣的

一片荒蕪大地

經過……

留下了苟延殘喘的生命痕跡

僅餘力氣地走出了絕望沮喪

回望前塵 猶有餘悸

兩念之間 宿業皆始

一己餘生 願普渡眾人

我信

凝望……唯愛……

誠然盼待」

將傷害化作愛

Joanne 說變性後四年來，是她人生中最開心的日子，也是最忙碌的日子。她現為香港跨性別資源中心的主席，除了為有需要的人提供輔導服務之外，還經常參與各類活動，出席講座分享會，又上電視又上報紙，令她成為了香港史上最活躍、曝光率最多的變性人。但她不是為名不是為利，只是希望能夠以自身的經驗，為其他人提燈引路。因為那條路太艱難了。

「在我之前，香港其實已經有很多做了手術的變性人，但我會形容他們全都消失了。在香港，基本上我是第一個仍然會留在社群裡的變性人。因為當時我跟自己講，我受了這麼多苦，在整個過程裡，沒有人幫我；群體裡的人不願意幫我，亦沒有人留下經驗。做完手術之後，他們去過自己的生活。我明白，這是很正常很正常的事。可是，當他們手術完了後便隱

姓埋名，那麼剩下來的人就很慘了，完全沒有經驗可以參考。如何做這個手術，條路要怎樣行，一直都沒有資料。於是我便跟自己說，如果我做了手術，我一定要留在社群裡，去幫其他朋友。」

能夠將過去所受到的傷害，化作現在的力量去幫助人，

Joanne 覺得很大程度上是出於一種愛。而這種愛，相信跟她的宗教信仰有很大關係。「我以前很軟弱，沒有堅持，也有很多缺點，有很多傷害，但所有以前我覺得不好的東西，其實造就了今天的我。例如我以前試過抑鬱，今天才能明白抑鬱的人。我受過很多傷害，所以令我更懂得去愛人。如果沒有愛，真的很難去搞組織。我是一個基督徒，如果沒愛，我寧願不做。雖然基督教與同性戀，好像一直都勢成水火，但來到今時今日，我覺得有可能可以打破這個局面。現在不單我一個在做，很多人都在做，只是仍然未有一個主體可以出到來。我曾經跟自己說，我什麼都可以放棄，甚至連跨性別這個身份都可以放棄，我卻不能放棄我的信仰。因為我是在我的信仰裡建立起跨性別這個身份的。神給我的身份很重要：跨性別、女同志、基督徒，或許祂希望我透過分享自己的故事，去影響去感動到更多有需要的人。

「我自己也有掙扎，究竟有沒有需要將一些宗教元素放到工作裡？因為我的信仰沒有辦法和我的生活分離，而我正在做的工作，也是基於我的信仰。以前我會覺得跟年輕人談信仰，他們

立即就會走了。但我又覺得，沒信仰的話，又很難幫到他們。」Joanne 認為對於跨性別的人來說，如果沒信仰，他們很容易便會對這個世界感到很失望，然後就會放棄。又或者經常會覺得受到別人的歧視。「這是因為他們還沒有建立起自己，所以會很恐懼；或是表面上建立了，但內裡仍然有很多傷害。可是，對於我來說，什麼時候都會有希望。你不用一開始就覺得是歧視，他們只是未明白我們。歧視其實是出於不明白，所以我們更需要溝通。我們受過傷害，所以見到感受到的東西比其他人多，他們不明白我們也是正常的，因為他們沒有經歷過。」

讓更多人明白跨性別

根據 Joanne 的估計，在香港已做手術的變性人，大概有二、三百人，而在排期的就有百多人，但整個跨性別群體，應該有一、二萬人。所以，做了手術及準備做手術的人，在整個群體裡其實只佔很少的一部份。而當談論到社會的接納和包容時，原來單是在跨性別群體裡，已存在著很多互相的不理解。「當中牽涉到很多東西，例如是性別認同啦、分類啦、群體裡的矛盾、策略啦等等。比如說，變性人和喜歡易服的人。這兩類人經常會出現互相排擠的情況。例如，變性人會覺得喜歡易服的人並非同類，因為他們只是部份，而非全部。因為變性人會裝扮得比較自然，會穿全套，而不是部份。易服的人之於他們來說，是一種不完整、非理想的身份現象。穿一對魚網絲襪，穿一對高跟鞋便滿足了？不行。一定要全部。又例如是偽娘（指

有女性外觀特質，但生理上是男性的角色），也是其中一個轉人抽了水的次文化。在跨性別裡，所謂的偽娘，其實根本不是偽娘，他們只不過是引用了日本的一種次文化，來主流化自己。他們只不過是想在跨性別群體裡，找到一個自己會感到比較舒服的位置。他們未去到動手手術的阶段，又不想被歸類為易服，於是使用了偽娘。至於易服的朋友，可能會覺得，玩玩便好，何必傷害自己，要去到如此極端，搞到家嚙屋閉，連父母也不認同不接受，令到成家都不安寧。

「而我自己最近也有研究這種現象。很多時候，被邊緣化的人，一些小眾的人，會想辦法去合理化自己，或是正常化自己。而當他們可以正常化自己之後，他們需要一些理由去肯定這個身份，最容易的方法，便是拒絕接受其他人。但我的方法並不是這樣，我是想走一條多元化的路。正如酷兒理論所講，這個世界應該是多元的，能夠接受有很多種另類的存在，這個世界才有大同的可能。雖然我們只能從變性這方面作為入口，因為無論是對政府、對醫療、對社會，變性是最容易說明的。我的策略也是這樣，用變性人作為切入，然後其他的便會跟著出來。例如大家見到我 Joanne，我將我的生命告訴大家之外，我也會告訴大家，有很多人沒有考慮變性，但他們的身體可能跟我有許多相似。但我們必須知道一件事，我一定要做跨性別，不單只做變性人。即使我沒有資金，我也會死守這條線。因為整個群體裡，變性人只是那百多人，你說我能夠做什麼？我現在說的是公義、人權，如果我只是做變性人，我就達不到這個目的了。」

Joanne 認為現在香港的平權運動已發展到一個很完整的階段，隨著黃耀明、何韻詩這些公眾人物願意站出來，社會沒辦法不去面對同性戀的問題。「而我覺得這應該是一種互動的關係。最後得到的，不只跨性別的人，社會上的其他人，例如是異性戀者，他們都享受當中的愛和包容。我們去接納任何人，我們都能享受到愛，愛不會單獨發生的。神為什麼要創造這個宇宙創造人，是因為祂在祂的自我當中沒辦法體驗到愛。愛是當我們付出的時候，才會體驗得到。我的生存價值，就是在這裡找到的。一個跨性別的人生，可以是一個災難，從這個災難底下，我來到今天，我將它融化為接納，我便體驗到愛和自己的價值。」



盡情盡性盡興

周耀輝

Text : Nico Tang · Sanwai Photo : Leo Chan





Dear Joanne
Joanne

在周耀輝的的歌詞創作裡，情慾向來是他最為重視的主題之一。從首個作品〈愛在瘟疫蔓延時〉開始，到〈忘記他是她〉、〈迷糊情慾對象〉、〈黑房〉，以至最近的〈性經〉、〈雌雄同體〉、〈舌尖開叉〉等等，每一首曲詞裡，都有著一種赤裸裸的身體意象。也許如此，很多人都會覺得周耀輝的詞風很另類很尖銳很大膽。但另類尖銳大膽之所以能夠成立，相對是因為主流歌曲大多過於單一平淡保守。正如他所說：「大家都被馴服慣了。」所以透過歌詞創作，周耀輝其實希望能帶出更多的思考和想像，叫我們懂得質疑每一種規範和禁忌。從情慾，從身體，從性入手，便是因為這些元素都是作為一個人最基本最本能最真實的特質，卻又一直被各種權力所操控扭曲影響著。

身體與性慾啟蒙

周耀輝說，他之所以對於感官、情慾，以及身體有一種敏感，與他的成長經歷有很大的關係。「我細個很不喜歡自己身體，因為當時我是一個肥仔，花名是叫輝豬。這令我自覺不像一個男子，因為太肥了，不能跑不能踢波，校服也買不到，對身體感到很憎惡。直至到十七歲時，我決定要改變這個身體，於是便開始努力做運動減肥。」以前住在徙置區，一家三口住在很狹窄空間，家裡只得一面鏡，而且掛的位置很高，所以周耀輝自小沒能很清楚地檢示自己身體，只能從別人眼中建立起自己的身體意象。所以即使在他成為減肥後，對自己的肉身，仍然沒有太大的自信。一後來去到荷蘭，那兒的南部有地下水溫泉，朋友提議游完水去做桑拿，裡面是要脫衣的，而且男女老幼共在一室。對我來說這次才

是真正的釋放，而且，在荷蘭曾經有人稱讚我很性感，但在香港時，就從來沒有人說我很性感，很sexy，最多是說我很有才華，都比較形而上學的讚美。其實我們都需要形而下的讚美。另外，有一次我在荷蘭的報紙上，看到一則徵人廣告，有人提出希望情慾對象是傷殘人士，我並不是想美化整件事，但對於我來說，當下的感覺就開放了，原來怎樣的身體都會有人願意接納。」

自己的身體曾經是自己的障礙，反而性向，對於周耀輝來說，就並不是一個很難的抉擇。「小時候一開始是對男性身體有好奇，覺得很得意又與自己不同。讀書時期，也有跟不同的女仔和男仔約會，再後來便可以自己判斷與誰上床。身體的美，與慾望上的吸引，對我來說是不一樣的。有時見到女性的身體，可能會感到比男性的吸引。事情是很複雜的，當我做人做了那麼久，很多事是種選擇，譬如我決定要與男人建立性關係，那我自然會傾向男人。但如果我不是這樣呢，可能會透過不同方法去接觸女人的身體。我認為，親密有很多種的，二個人一起看電視也可以很親密，我反而是不喜歡將事情標籤化。當然，要跟全世界說喜歡與男人上床，那一定需要一段時間，但講到實踐，其實不是那麼難。你的身體很清楚知道自己的需要。」

「在成長路的上，我意識到自己的壓抑與慾望。青春是個生機，因為當時的慾望很大，同時出現壓抑也很大。每個人的解決方法也不同，但我自己會找方法去滿足慾望，即使有罪疚感，但同樣會有快感。我也有在罪疚與快感中掙扎，但我會思考，為

何需要壓抑呢？後來慢慢讀書，明白多點事理，終極發現壓抑其實是沒有理由的。那事情便易辦了，我接受了從身體的慾望裡尋找滿足。」

當一切都能夠從身體出發，還原人性最本來的面貌，對於很多問題周耀輝似乎都有了新的看法。例如是與情人之間的關係。「如果只是身體上的忠貞，我認為不是太必要。因為這樣對我自己好，對身邊的人也好。一般人的說法是，伴侶出去偷食，便覺得他或她是嫌棄自己。其實是對自己不夠自信，也是對自己不夠誠實。對於一個陌生身體，即使是不完美的，卻會帶有未知的刺激。至於精神上的忠貞，要發生的始終也會發生。所以我處理感情，惟一的依靠是誠實。因為誠實是某種赤裸。在一對一的關係裡，其實反而會出現很多謊言，這樣其實兩個人反而是疏離了，也扼殺了心的嚮往和身的嚮往，只會帶來更多的虛偽、不誠實和背叛。」

習慣身體被操控

周耀輝認為，身體是要用來享用的，因為它會帶給我們很多快感和愉悅。所以必須好好照顧，好好愛惜，而且我們永不會知道什麼時候會失去它。「在二〇〇一年，那時我在阿姆斯特丹，我不小心從在四樓的樓梯跌倒去二樓，後來被送了去醫院。當時我覺得很痛，醫生要我睡在床上觀察四天，才決定要不要做手術。因為在我背脊接近脊椎的地方骨折了，有機會半身不遂。幸好最後手術成功了。這讓我明白到，我們不會知道身體何時會背叛你，

所以一來要好好保護身體，另外也要好好享用身體，雙軌而行。」

或許也是因為這次的意外，當周耀輝在荷蘭完成了哲學博士學位，決定要回來香港教書的時候，他為自己定下了兩個條件，只要其中有一個情況出現，他便會再次離開香港。一個是當他對學生感到失望，另一個是要為了工作令他要捱夜。「幸好，這兩個情況至今仍未出現。我的學生比我想像中還要好。」然而很多香港人，包括他的學生都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大家都習慣了勞役身體。

「我記得教學生性別研究時，與學生玩過一個遊戲，請他們想像自己是身體的一部份，然後試試說出這個部份的感受。有些學生幻想自己是手，每天都要處理很多工作，所以很累；有些學生幻想自己是眼，每天都要看到很多廣告，所以又很累。他們想的東西都很負面，身體上的每一個器官，無論是作息時間還是功能，也是由外在的力量操控著。到底我們的身體如何被意識形態操控？回想自己一天的生活，身體其實有還多少分鐘是受到自己支配呢？要面對自己身體，首先便是要理解，身體是被操控著。就如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講，我們的身體都是溫馴的身體。而且沒有人說自己有透過身體得到快感，例如是與性有關的行為。可能他們有試過，但不敢在堂上拿出來講吧。可見，對於大家來說，性仍然是很難開口的禁忌。」

被壓抑著的性慾

根據傅柯在《規訓與懲罰》裡的論述，國家意識形態會透過

教育、家庭、媒體，以至文化藝術等，各式各樣的宣傳途徑，自小便在我們的思想裡，建立起一套所謂的「標準價值」。每個人都可以根據這套準則，內在化地對自己進行監控，一旦有些行為與這套準則不同，在其他人覺得你「不正常」之前，你自己很可能已經認為自己是「不正常」，於是便會自我調節，把「不正常」的一面，或壓制或掩藏起來。結果大家的行為都變得很溫馴很一致，非常方便政府來管理。

「當然，我們不能忘記，資本主義對我們現時不懂得享受身體也有影響，包括性的樂趣。或者說，資本主義令我們以為，享受身體的方法是要用錢來進行的。例如，結婚生仔依循著社會普遍的方法去做，到底需要花多少錢呢？現在結婚就幾十萬，個仔出世後供書教學要幾百萬，什麼都有一條數計到出來。還有，今天關於身體的需要，發展得最盛行的便是食，相對於以往的一、二十年，現時關於食的書寫與實踐多了很多，但一切也是要錢的。好像飲酒要講求年份與溫度，再不是隨便開支酒便算了。然而，對於性，我們的社會卻沒有照顧得到，起碼不會光明磊落地做。例如你跟別人說自己從事飲食業完全沒問題，但如果你跟別人說你是性工作者，他們會怎樣想呢？其實要在性方面得到樂趣，根本不需要錢，而且隨時隨地都可以做到。不過，資本主義怕我們會亂。因為當我們去思考如何運用身體，懂得如何運用身體之後，最後只會為社會的穩定帶來沖擊。只有按著資本家與政府的方法去做，整個社會機器才能安穩，運作如常。一旦人人都不工作，去了做愛，資本主義便會崩潰。」

所以當我們談論自主身體的可能性，周耀輝覺得必須先從性慾出發。但並不是說要完全性解放，而是要將性從不見得光的壓抑中拿出來，以作為人性的其中一面好好面對。「例如是性服務，以荷蘭為例，大家討論的是圍繞性服務所引起的問題，好像是人口販賣與毒品問題，而不是針對性本身。如果性工作者是自願性，沒有被任何集團剝削，這是合法的，他們甚至有自己的公會。有些地方更會容許有精神病或有殘疾的人享用性服務，當中包括了受薪和自願性的。有些專業的妓女會進行此服務，同時也會有義工。有老公會車老婆去做義工，為傷殘人士提供性服務。我想問題回到，我們如何看待一個人。在荷蘭，他們會認為性是做人的一部份，人性的一部份，重點是如何讓人大大方方，健健康康，有尊嚴的前提下進行。

「其實就是回到樂園（伊甸園）的觀念裡，沒有善惡沒有羞恥。就算我們不相信那個宗教，當是故事也好，因為我們離那個原始階段已很遠了。當社會主體性成立了之後，雖然我們會因為壓抑而產生反抗，但到現時為止，也沒有永恆推翻的方法。我現在也是依循社會做法去做人，上班賺錢供樓。但我沒有選擇結婚生仔。大體上，我也不知自己溫馴到什麼地步。」跟周耀輝談起，其實六、七十年代興起過的嬉皮士運動，曾經對性有過很豐富的實踐。愛與和平與解放，這種嚮往正是這個年代所缺乏的。「我沒有參與運動，只是有些歌曲滲了進來。好像是 Peter, Paul & Mary, Simon & Garfunkel 等。但他們的精神，我到現在也是相信的。」

與現在的年輕人聊天，雖然對他們來說已是Tiger時代，胡士托已經很遙遠，但我也希望他們會知道。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今天會倒退得這樣嚴重，你看現在香港的雜誌封面，竟然會用陳慧琳、楊千嬅等明星結婚生仔來做主題！歸根究底，社會很怕出亂，保守勢力仍然強勁。」

最近周耀輝便與一眾學者朋友組成了一「學人·性·聯盟」，跟好友黃耀明的「大愛同盟」各自從不同的面向出發，嘗試去引起社會對性別、性向、人性等方面的討論。「『學人·性·聯盟』，就是探討了解人性的方法。名字特別刪去了『別』字，是因為我們認為『別』字是多餘的。『大愛同盟』那邊傾重於討論立法機制、歧視、同性婚姻等概念。我們則比較民間，主要是希望在校園內舉行活動，最終集合學生去繼承這件事。除此我們也希望寫些文章。譬如有些成員是做電影研究，他會留意電影中跨性別的議題，進行書寫研究。我們用上街爭取之外的方法，讓更多人關注身體、性慾、情慾這些事。」

開張感官享受身體

除了情慾，身體裡面還有很多東西，很容易會受到外來的因素影響，例如說我們的感官反應。周耀輝說他最擔心的是所有的一切會愈來愈變得只重視覺化，因為現在人人有手機，什麼也會拍，視覺以外的感受大家似乎慢慢失去了興趣。所以，作為老本行，他最近也在嘗試運用音樂和歌詞，去呈現出其他的身體感覺。「我希望在歌詞中呈現的是較[Bored]的感覺。當歌詞配上音樂節

奏之後，這方面是超越視覺的。」最近期的，就是他幫泳兒寫的一首關於裸睡的歌，叫〈心呼吸〉。他希望可以透過文字和音樂，讓聽眾真的可以感受到裸睡感覺。

「天花開櫻花 墜下是甚麼都不怕
窗紗飄風沙 蕩著是十數個牽掛

一絲不掛它

收縮的張開嗎 剩下自己都蒸發

白日夢夢到吧 活著是十隻軟指甲

全部學會呼吸 為著我的心需要呼吸

來成就歸於天地的馴 最好與雲霧接近

翻翻側側之間 睡著是自己都不怕

一絲不掛它

白日夢夢到吧 活著是右臂與左頰

呼吸 為著我的心需要呼吸

配合我喜歡軟弱需要馴 會知道皮下秘密

誰又伴我一室 慢慢也一起需要呼吸

配合我喜歡美麗需要吻 會感覺皮膚有暗黑滲出純白滲入

在自然一絲不掛 會感覺皮膚有意識滲出無限滲入」

「除此之外，我也為盧凱彤寫了一首歌，叫〈選獸〉。裡面其中有一句是「鯨魚浮出水的溫柔」，我希望聽眾可以想像自己是鯨魚，想像水珠流過身體，滑過皮膚時，那會是一種怎樣的感覺？再早一些，我寫了〈皮膚是一張地圖〉，那是為黃耀明與台灣歌手李雨寰寫的，描述如何在你的皮膚上滑行。」其實當我們能夠完全開張自己的感官，才可以好好地享受到自己的身體。但我們實在太過善忘，甚至從來都沒有嘗試去發現自己的身體，於是它也失去了本來就擁有的各種各樣的可能性。所以，我們雖然未必有機會去聽周耀輝講課，但至少可以多聽他的歌，用身體來進行各種感官想像，尋找自己最原本的肉慾。

小結

如果我們相信每個人的身體，都無可避免地會被社會的主體性馴化，那麼身體的構成，便會同時成為了思想的構成，也成為了每一個生命的前設。這意味著我們永遠沒有真正的自由。所以，只有重奪身體的自主，讓自我的靈與慾得到釋放，我們才能夠體會到自己與生俱來的獨一無二性。正如傅柯所說：「我們自身所保有的關係並非從屬於認同，而是來自於差異、創造、與創新。」於是，縱使明知個體自主的衝動與社會主體的限制是一場永恆的角力，但當你願意拿起雞蛋砸向石牆的時候，身體便有了美的開始。



攝影

Susie Au

Pako Leung

Topaz Leung

Quist Tsang

Wing Shya

鍾偉杰

Leo Chan

Rrray Lai

Martin Cheung

文字

Rainbow Fung

Ahy Choi

Thomas Ng

健君

Karen Tsang

Joanne Cheung

王細

Sunnie Chan

阿離

Phoebe Po

Samwai

李智良

劉美兒

何禹旂

可洛

袁兆昌

夏芝然

韓麗珠

Video

Pako Leung

阿坤

插畫

Tore Cheung

Model

Tina Hua

楊天揚

瑁展

Make up & Hair

Karen Yiu

Yola Hung

Hilary Ho

Special Thanks

藍真先生

廖潔蓮

何式凝

Helen Sun

Kit Tsoi

Andy Lam

潘國靈

胡晴舫

麥曠茵

張兆康

Yvonne Lau

Him Lo

Christopher Pang

Agnes Huang School of Ballet

《vice》

毅歷協會

主編
編輯
美術

鄧炳榕
饒雙宜
張穎恆

書名
出版
發行
印刷
印次
規格
國際書號

What Issue 1 : 自主身體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四九九號北角工業大廈二十樓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三字樓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十四字樓

二〇一三年六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大十六開(210mm×274mm)二〇八面

ISBN 978-962-04-3424-2

©2013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如果我們相信每個人的身體，那無可避免地會換其會
的工體性變成，那麼身體的構成，便同為成為了思想
的構成，也成為了每一個生命的構成。這意味著我們
永遠沒有真正的自由，所以，只有重奪身體的自主，
讓自我的意識得到解放，我們才能重新會到自我，
生出來的靈性，當你願意享受重奪身體自主時，身
體便有了新的可能。



ISBN 978-962-04-3424-2



9 789620 434242

HKD 128.00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Backstage

LIVE RESTAURANT



SHOW TICKET

No 08775

SHOW TICKET

<What.> 生活文化誌：『一身』音樂沙龍

Date: 13 July 2013

Time: 05:30pm

Admission: \$188

Backstage Live Restaurant

1/F., 52-54 Wellington Street, Central, HK

2167-8985 | <http://www.backstagelive.hk>

No 08775